

苗山的母亲河

□ 达汉吉(苗族)

祖国南疆,广西融水,元宝山西麓,培地苗族村境内,有一条三溪汇成的河流,从密林深处走来,由北向南一路走去,她便是都郎河的源头,苗家人亲切地称之为培地河。小时候,母亲多次嘱咐:培地河是我们苗家的母亲河,要像热爱母亲一样热爱这条河流,平时不得往河里倒垃圾,不得在河滩上垒墙筑坝,不得把玻璃等易伤人的废品丢进河中,更不得用斧头砍河上的木桥等等。对母亲的这些要求,我们铭记在心,永世不忘,但始终不懂其中的奥秘。直到今年回家乡过春节,在参加苗家人节日活动过程中,我才真正懂得这条河流在苗家人心目中的地位与作用。

大年三十,表妹家杀年猪,请我们全家人去更新。苗山、苗水、苗楼、苗人、苗年,加上舍不得、割不断的姻缘关系,这次聚会让我陶醉让我情迷,不知不觉便到了除夕之夜。星光之下,表妹邀请我们参加她的祭桥仪式,我们便随同前往。表妹要祭的桥在村的南边,离村子并不远,不到二十分钟就到了。用电筒一照,我十分惊讶,因为这是一条年代较远、已经风化的老木桥,我小时候经常从这里经

过。摆好祭品,烧好香火,表妹的神情立即严肃起来。只见她面向东方,开始了庄重的祭祀仪式。待仪式结束,表妹邀请我们一起喝酒,这时,我冒昧地问她为什么除夕夜祭桥。表妹深情地说:这条河是母亲河,当年为了生我这个女儿,父母亲便选择这里筑桥引凤;如今母亲走了,而我有知心话要跟她诉说,于是就到这里来祭拜祈祷。听了这番话,我便又小心地询问:是什么知心话?表妹想了想,坦然自若地说:当年母亲为她在村里找了一个婆家,出嫁以后,她为婆家生儿育女,为家公家婆养老送终,如今,孩子都在外成家立业,家公家婆和老公均已仙居天国,家里就剩

下她一个人。去年中秋,经女儿介绍,她和县城一位退休干部相好了。今年春节,她来祭桥,就是要把这个大事故告诉母亲,祈求母亲同意,让她卸下包袱,跨过这座木桥,从过去走向未来,重新找个好郎君。我诚为表妹的际遇和选择高兴,于是要了那位郎君的电话,拨了过去,想表示衷心的祝福。电话那头,似乎迟疑了一会,待知道来意及我的身份,立即兴奋起来——原来对方是我中学的同学。

祭桥回来,我上床稍作休息。朦胧之中,母亲把我叫起,催促我赶紧去参加苗家大年初一的芦笙会。妻子给我换了一套苗家传统服饰,交给我一篮祭品和一封大鞭

炮,拉着我的手赶到村脚的芦笙坪上。只见全村姑娘正在踩堂,场面十分隆重壮观,气氛特别热烈喜庆。我拿了一把芦笙,穿过观众,进入坪中参加吹奏。正在入迷时,踩堂却已经结束。这时,寨老发表新年贺词了:去年一年,全村新买汽车一批,新建别墅一批,新娶媳妇一批,新生女儿一批,新开工建设项目一批,这些都是上级党委政府关怀的结果,都是全村群众共同努力的结果。所以,我们一定要怀着感恩图报的心情,做好新年的生产开发工作;牢固尊老爱幼的观念,做好新年的美丽乡村、幸福家园建设工作。现在,请大家祭祀祖河,共同祈祷新年国泰民安、风调

雨顺、人丁兴旺、幸福安康。苗家历来有大年初一祭祀祖河的习俗,我随着族人,先祭芦笙柱,再一齐来到河边祭河。按照苗族传统习俗,家家端来酸鲤糯饭,户户拿来陈酿佳肴,相聚在一起,共同祭拜自己的母亲河。我问寨老:“小时候祭河并没有这么隆重,怎么现在变得这般热闹起来?”寨老兴高采烈,端着满满的一碗酒:“你喝完这碗酒,不然就不讲给你听!”当我顺从地把碗里甜美的重阳酒喝完,寨老开口了:“从2005年以来,我们村在自治区环保厅和县、乡三级政府的关心支持下,累计投入四千余万元建设资金,用于各项事业建设。就说这条河,上级安排小流域治理资金进行全面整治,河道渠化,洪患得到根治;路桥涵硬化,生产生活往来十分便利;稻田引水工程全面实施,每片田园,都有专用渠道直达;稻田养鱼工程深入实施,群众受益匪浅,苗家成为真正的鱼米之乡。实践证明,治河才能蓄福,祭河才能敬水。我们苗家人祭河、重敬水,实际上是抒发内心的感激之情,表达胸中的感恩之心!”听了寨老的介绍,我心潮澎湃,豪情满怀,于是便端着大碗酒水,逐家逐户地敬了过去。

活着

□ 覃寿娟

6号床的病人又站在窗前看桃枝了。病房外种着各种草木,有株桃树离得最近,枝条都伸到了窗边。二月,仍是春寒料峭,却有花苞在枝上萌生,传递着春天的气息。

我身体虽小恙,却需手术治疗,与6号床同一个病房。住进妇科的女人,虽然是同病相怜,但如果别人不说,自己是不敢轻易问对方病情的。况且,这是省里的大医院,大部分的病人,都是地方小医院不能医治的病症。6号床得的是子宫癌,中期。早上医生的巡诊,一听了然。我心下不由有些悲凉:生命在这里,像一个飘浮的风筝,也不知道能不能安全收回。有希望,但又让人绝望。

住院后的第三天,入夜,熄了灯,有压抑的哽咽从6号床隔着薄薄的床帘传来。听着,让人喘不过气。是啊,35岁的她,正是花开繁盛的年龄,就这样遇上了人生的寒流,不知道能不能抗得过,怎不叫人心悲?听见她的陪护,也就是她的老公,在轻声安慰:其他人都睡了,不要把人吵醒了。不哭啊,咱们好好治,医生也说了,不是有希望吗?就算是砸锅卖铁,也要治好你。想想咱们的孩子,多可爱,是不是?他在等咱们回家呢。

6号床有个4岁多的儿子,奶奶在家带着,一天要打几次电话找妈妈。每次通话,6号床都装着语气很轻松的样子,把儿子逗得“咯咯”笑。末了,她都会说上一句:你要乖乖听话啊,妈妈会很快回去的。然后对着手机给儿子一个响亮的吻。放下手机,一抹,一脸的泪。每次,都让人看着难受。

我的手术排上了日程,巧的是,和6号床同一天下午。

手术前一天,已经需要禁吃。手术排在黄昏,虽然打着点滴补充体能,但我还是感觉胃饿得难受。住了4天院,和6床也算有简单的交流,问她饿不饿,她轻轻地摇头,脸上有说不出的伤感。我沉默。是啊,从今天起,她不仅要切除作为一个女人标志的器官,接下来还有漫长的化疗过程,而且还不知道能不能挺得过。她的几个亲属,一整天都在床边陪伴,偶尔说些宽慰的话,也不多言。这种时候,任何的语言都显得苍白。

我和她被推进同一个麻醉室。麻醉室还有几个等待动手术的病人。医生除了看手腕上佩戴的标志外,还一个个地问病人的姓名,年龄,以及准备做什么样的手术。轮到了6号床,她说,切除子宫和卵巢。话很轻,却让人忍不住想流泪,我转过头看与我并排躺着的她,却看不清她的神情。医生开始给她打麻药,把她推进手术室。

我的手术做得很快,一个小时后,我回到了病房。因为困,沉沉地睡去了。再见到6号床,已经是第二天。她闭着眼睛地躺在床上,身上插满了管子,显得异常虚弱。

我看了看窗外,惊喜地发现,不知什么时候,桃花已悄然绽放。我想,等6号床醒来,她也应该可以看到了吧。

开始办理出院手续。我收拾好东西后,向6号床的老公点了点头,算是道别。

走出医院大门的时候,我第一次觉得生命原是如此的美好。无论生活好坏,只有健康地活着,才有希望啊。

但愿6号床,可以好起来,活着,一年一年地把桃花看下去。

画下一幅大壮锦

(民歌)

□ 蒙桂英(壮族歌王)

桂林山水美如画,广西绚丽一枝花;
美好环境要保护,旅游胜地全看它。
巴马堪称长寿乡,五湖四海美名扬;
生态环境保护好,活比松柏命更长。
世界瑶都也不错,美名早已传外国;
良好生态保护好,百鸟飞来抢做窝。
保护广西好环境,青山常绿水常清;
城乡处处地干净,壮乡人民得欢欣。
壮乡保持原生态,打造广西名品牌;
美丽广西促经济,环境优美好招财。
优越人居好环境,生态广西喜人心;
“绿色崛起”特色路,创下辉煌传美名。
习总书记作指示,“三个定位”真给力;
壮乡人民都响应,振兴家乡最积极。
壮乡抓住好机遇,借得马良大神笔;
画下一幅大壮锦,世界扬名数广西。
千山更青水更蓝,振兴广西路更宽;
经济提高人欢快,好比鲤鱼跃龙潭。
三大战略好举措,壮乡人民来做活;
小康之路得实现,银满壮乡金满钵。
小康之路全实现,壮乡人民喜翻天;
高歌欢唱共产党,生活过得比蜜甜。
得吃好米多谢秧,得吃甜饼多谢糖;
壮乡小康得实现,多谢英明党中央。



猴年春节,我从城里返回故乡,在老家新落成的楼房里度过了除夕之夜。故乡许多旧时的春节习俗,禁不住在我的记忆里一一闪现。尤其大年初一抢头水的习俗,在我的记忆深处,愈发变得清晰。

地处桂西北南丹县八圩乡一个名叫塘浪的地方,是我的出生地,是我待了整整十七年的故乡。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我,历经了粮食最困难的时期。吃完上顿愁下顿,食不果腹,穿着补丁连着补丁的衣服,是那个时代的写照。受“破四旧”思想的影响,祖辈传下来诸如三十晚的火初一晚的灯等等春节习俗,都当作“四旧”被彻底地破除了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,包产到户的春风吹到了故乡。从此,家家户户的生活,就像那开花的芝麻——节节高。

生活好过了,政策允许了,春节许多的习俗自然春风吹又生。印象最深的要数那大年初一凌晨的抢头水。所谓抢头水,就是除夕夜子时一过,从大年初一凌晨一点开始,各家各户的青壮年都挑起大小

不一的水桶,打着火把或者手电筒,争先恐后到一公里远的水井去把水挑回家。谁第一个赶到水井边把水挑回家,即抢到了头水,意味着他家新年一帆风顺,五谷丰登,吉祥如意!因了这层原因,家家都想新年有个好兆头,家家都要去抢头水。

我家七兄妹,上有大哥,下一个弟和四个妹。那时用水都靠肩挑,家里有两对大木桶,一对梯桶。平时,只要在家,挑水的活都是由我们三兄弟包了。每年过年吃过年夜饭,父母就重复着年年说的那句话:你们三兄弟要守夜,记得去抢头水。习惯成自然,我们三兄弟年年除夕夜都围坐在一炉烧得旺旺的炭火边,一边下棋打牌,一边嗑瓜子嚼甘蔗。等到时辰一到,我们三兄弟就各拿一封爆竹点燃,甩出刚打开的大门,名曰“开门跑”。爆竹噼里啪啦作响的同时,嘴里喊着“新年发财”之类的吉祥语。紧接着,我们三兄弟挑起早就准备好的水桶,借着手电筒的光亮,急匆匆地向那口全村人唯一的水井赶



远去的抢头水

□ 符龙强(毛南族)

去。要是见着有人抢到了前面,心里便急了起来,但招呼照样打,水照样挑,因为年轻的我们觉得抢头水不过是一种美好愿望罢了。

20世纪90年代初期,村头修建了一个大水池,水井里的水通过管道源源不断输入水池里。把一担水挑回家,不过是三五分钟的事情。尽管如此,过年抢头水的习俗也仍然保留着。不同的是,寨里越来越

多的年轻人根本不把抢头水当作一回事。抢头水这事,常常落到了老人肩上。

20世纪90年代末期,家家通了自来水。至此,抢头水的习俗,随着时代的变迁而画上了句号。

年过八十,满头白发的父亲乐呵呵地说:现今寨子里家家都住上了楼房,用上了干净卫生的自来水,抢头水的习俗已经失去了意

义,但无论如何我却忘不了。人这一生会经历许多事情,不少事情在记忆中,如同地上的尘埃一般,大风一吹,就了无踪影。也有一些事情比如故乡昔日大年初一抢头水的习俗,不管怎样都会永远存储在如我这般五十岁以上的故乡人的记忆深处,无论何时打开记忆的闸门,都会记忆犹新、历历在目。